



作者：洪培才
印尼社会活动家。印尼留华同学会主席、印尼工商总会高级顾问、上海印尼商会会长。其妻是世界银行常务董事冯慧兰博士。

“一个中国”的概念之我见

今年中美关系又有新的挑战,经过了八年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经济金融战”,“香港战”,这四个战役还没有结束,今年将迎来“台独战”。中国台湾省今年将迎来“领导人”换届。北京每天强调“一个中国”,美国也口头上重复表示“不支持台独”,但75年过去了,为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是不是我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是不是问题不在美国,也许是我们自己没把自己家里的事做好?下面是我一个印尼华人从第三角度看“一个中

国”的问题。
当年我到清华大学学习时,有一次我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也是党委书记,“中国经济成长8%,是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经济吗?”他说没包括。我再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中国”这个名称在经济学里(也在体育奥运会金牌总数里)没有包含两岸三地?应该说是“中国大陆经济”。清华大学教授只是轻描淡色地解释“港澳台”三地的经济数据太小了,不影响整个中国内地大数据。我本来想追问他,“你是党

委书记,这样解释政治正确的吗?”我没说出口,怕伤了我们的友谊。
怪不得台湾香港都在闹“独立”,因为中国大陆有些官员和大学教授在很多公共场合忘记了港澳台的存在。
我们海外华人和外国友好国家被要求承认“一个中国”,但中国某些领域一直在犯错误。
其实世界经济组织和智库都在犯“四个中国”错误。比如说世界银行的报告里,China Economy 是指 Mainland China,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并不包含港澳台

地区的经济数据。虽然港澳台人口加起来也有几千万吧,这些人也是中国人呀,一个人也得算在里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身份证,希望第三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和护照也应该包含港澳台同胞兄弟姐妹们,让分布在全世界的中国大使馆主动并有义务保护港澳台同胞,因为他们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
当我们做到了,还会有“台独”、“港独”吗?
我们不需要武力解放台湾,应该学会用中国人的智慧和软实力来统一大中华。

台人口加起来也有几千万吧,这些人也是中国人呀,一个人也得算在里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身份证,希望第三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和护照也应该包含港澳台同胞兄弟姐妹们,让分布在全世界的中国大使馆主动并有义务保护港澳台同胞,因为他们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
当我们做到了,还会有“台独”、“港独”吗?
我们不需要武力解放台湾,应该学会用中国人的智慧和软实力来统一大中华。



M. Ikhsan Tualeka
(社会变革活动家;印度尼西亚社会网络-ISN主任)

普拉波沃-阿尼斯的政治闹剧

之一,普拉波沃的大印行动党还帮助维护阿尼斯担任省长的五年任期。特别是在与雅京专区议会的政治关系中。可以说,当时,普拉波沃与阿尼斯似乎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预计,能够成为反对派或新的政治轴心,以挑战佐科维阵营。
正确的预测是,阿尼斯甚至没有受到参加2019年总统大选的诱惑。普拉波沃随后推举了当时担任阿尼斯副省长的善迪亚卡为副总统候选人。两人随后成为佐科维与马鲁夫·阿敏搭档的挑战者。然后,历史记载,普拉波沃第二次被佐科维击败。

在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失利后,公众实际上希望,特别是普拉波沃的支持者,对佐科维的领导感到失望,这位陆军特种部队司令继续自大印行动党成立以来一直进行的对立传统。然而,普拉波沃突然改变了方向,与大印行动党与其副总统候选人善迪亚卡一起加入了政府联盟。普拉波沃成为佐科内阁的国防部长。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尼斯该如何呢?由于被佐科维解雇,然后,在佐科维的礼貌的政治道德之外寻找自己的出路,直到他成为省长,尽管在结构上省长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代表,但时,似乎与作为总统的佐科维的关系并不“融洽”。一直是在进行冷淡的对抗,佐科维在担任省长时的领导能力,与阿尼斯之间存在细微差别的比较,阿尼斯开始被吹捧为“印度尼西亚省长”,这是对其表现的认可。

随后,阿尼斯成长为“传统反对派”团体、政治残余或2019年总统大选失利者的支持者的希望。许多人寄望于阿尼斯成为下一任总统,因为,冀望带来变革之风。
与此同时,普拉波沃,一个以前被认为是真正的斗士,显然在反对派中并没有感到自在。然后,普拉波沃在佐科维的第二个任期内投靠了佐科维政府。一些人赞赏普拉波沃加入政府的决定,尤其是与佐科维的竞争引起了社会分裂。当时,曾出现了“蝌蚪对峙蝙蝠”一词。预计此举将淡化局势。尽管也有人认为这是普拉波沃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以获得受到宪法限制的佐科维的政治支持或认可,但是,佐科维将无法连任三届。
这最后 zzzz 一个预测或假设后来证明,普拉波沃确实得到了佐科维的政治支持。甚至于,佐科维把不符合参选年龄的儿子吉布兰,与普拉波沃搭档。为了铺平政治道路,对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年龄应超过40岁的限制,然后,提交给宪法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在参加总统选举的要求中,增加了“或作为地方领导人的经验”一词。因此,自然地成为担任梭罗市长的吉布兰的得以参选的红地毯。
尽管宪法法院首席大法官吉布兰的姑父安瓦尔·乌斯曼(Anwar Usman)也做出了判决,但是,却留下了相当长的尾巴。甚至,最终安瓦尔不得不被免职,因为,被宪法法院荣誉委员会认为违反了道德

规范。
然而,普拉波沃仍然可以在总统竞选的舞台上与吉布兰一起前进,因为,宪法法院荣誉委员会的决定并没有改变总统选举的阶段。与此同时,作为普拉波沃伙伴的阿尼斯也获得了成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的资格。这种情况当然使这两个政治伙伴或友好最终必须针锋相对了。就政治而言,实际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佐科维在两届总统选举中是普拉波沃的竞争对手,现在团结起来面对此,前得到普拉波沃支持的阿尼斯。导致支持普拉波沃的佐科维,也不得不与提携自己的政党印尼斗争民主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竞争了。
佐科维真的与印尼斗争民主党“分道扬镳”了,甚至在2014年1月10日印尼斗争民主党举行党庆活动之前,佐科维出国进行工作访问,就像互相回避一样,方向不一样。政治碎片是不可预测的,超出了许多观察家的预测。政治格局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路线的线性,而是基于精英阶层政治决策者产生的政治计算和感受。
众所周知,佐科维成为普拉波沃的“造王者”,也是基于他对梅加瓦蒂的失望,梅加瓦蒂经常不按比例定位自己。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印尼斗争民主党内部论坛上,佐科维经常被提及或简单地被视为党的“雇员”,与其能力相形见绌。
与此同时,阿尼斯

很快与民族复兴总主席穆海敏联袂参选,取消了阿尼斯参选的机会。幻想破灭的民主党随后转向普拉波沃支持者联盟。
总统选举的竞争使普拉波沃和阿尼斯进行了公开辩论。在总统候选人的第一场辩论中,这两位曾经的政治朋友终于公开较量、公开攻击对方。在主题为《法律、人权、治理、消除腐败和加强民主》的首场辩论中,阿尼斯询问了道德和“自己人”的问题,这可能与对吉布兰的过程或参与的批评有关,吉布兰是与普拉波沃搭档的副总统候选人。
这个问题,以及关于普拉波沃无法容忍成为反对派,并加入佐科维政府的声明,立即爆发了普拉波沃对阿尼斯的不满情绪和姿态。那些在辩论论坛上并排站在一起的人,使两位候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紧张,消除了他们曾经存在于非常牢固和密切的政治关系中的印象。
在一场主题为《国防、安全、国际关系、全球化、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辩论中,阿尼斯首先质疑普拉波沃对34万公顷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而许多国军成员还没有住房。这个问题实际上引用了佐科维在2019年总统大选辩论中向普拉波沃提出的问题,显然被认为是对普拉波沃的人身攻击。此外,阿尼斯还给普拉波沃领导国防部打了11分(满分100分)。反之,普拉波沃还称阿尼斯为“博士”,这在辩论的背景下带有贬义的语气。与第一场辩论一样,普拉波沃在雅京专区

地方选举中提到对阿尼斯的政治服务时,也提到了“阿尼斯兄、阿尼斯兄”。普拉波沃还指责阿尼斯装腔作势,误导他人,因此,阿尼斯无权谈论道德,因为树立了道德的坏榜样。
甚至,佐科维总统也不得不发表评论,称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不应该成为人身攻击的舞台,好像是在辩论中回应阿尼斯的问题和对普拉波沃的回应。
在社交媒体上,阿尼斯关于土地问题和悲伤的表情的视频片段,以及普拉波沃在听到这些问题和陈述时的阴郁表情,经过编辑并与他们过去的亲密关系文件并列,成为感伤的闹剧。
有些人还将辩论的内容引导选民的情绪或心理联系起来。让普拉波沃和阿尼斯的关系像一部闹剧或韩剧中的场景,将两个前恋人在城市公园里聚集在一起。
在当晚的辩论中,普拉波沃和阿尼斯甚至没有握手。作为一个更资深的人,普拉波沃觉得应该阿尼斯走过来,然而,阿尼斯说曾寻找普拉波沃要与他握手,但是,普拉波沃却不再出现在辩论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拉波沃-阿尼斯的政治关系闹剧似乎将继续下去,至少在总统大选结束之前,公众可以像肥皂剧一样继续追踪。
即便如此,公众当然希望目前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的竞争性,能够回到理想的原则,更注重实质性,而不是个人感情或政治感情。
原文刊载于2024年1月10日《罗盘报》官网
译者:亮剑

廖省:林越

美国防长“隐瞒住院”的效应

美国《政治新闻网》1月6日报道,有官员透露,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入院,五角大楼没有及时将这一消息告诉总统拜登和其他高级官员,所有白宫工作人员对此感到震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证实,奥斯汀在重症监护室(ICU)住了四天。美国国防部7日公布奥斯汀入院的更多细节,但就其病情等关键信息仍然语焉不详。
当副防长希克斯(Kathleen H.Hick)必须于2日起履行部长职责时,而她还正在波多黎各度假,只好“遥控”,却没被告知奥斯汀住院了。媒体称:“从我方盟友和对手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美国总统和国安委员会肯定知道防长几天来的行程。然而事实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将导致一种印象,即美国政府内部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系统。”
奥斯汀的幕僚长马格

萨因患流感,延迟至1月4日才向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发出相关通知,沙利文大吃一惊,赶紧向拜登报告。拜登此时才得知奥斯汀住院治疗,要求对事件进行审查,但对奥斯汀“网开一面”,可能只找个下属“背锅”。
1月5日晚,国防部公布关于奥斯汀住院的新闻,仅提前15分钟通知国会。资深共和党议员罗杰·威克指责五角大楼“蓄意隐瞒”奥斯汀的健康状况,称其“令人震惊地无视法律”。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奥斯汀没有向上级报告自己的行程,连其副手也被蒙在鼓里,这是一种“失职”行为,要求将奥斯汀“立即解职”。
《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防长奥斯汀隐瞒住院”一事持续发酵。当局8日表示将审查为何总

统和其他高官未被及时告知防长住院的消息。《路透社》称,拜登“仍对国防部长充满信心”,并且不考虑解雇他。奥斯汀去年12月22日接受前列腺癌治疗后出现并发症,元旦被送往美国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
媒体9日报道,在白宫表态几分钟后,奥斯汀患癌的消息才被公开披露。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透露,“拜登到上周四才被告知奥斯汀部长住院。直至今天早上,他才被告知奥斯汀住院治疗的原因是患前列腺癌。”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Fox)近日称,“要求奥斯汀辞职或将其解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Patrick Ryder)告诉媒体,“国防部长奥斯汀没有辞职的计划。”他补充

说,“他仍然专注于履行国防部的职责,保卫我们的国家。”
奥斯汀1月6日致歉道:“我本可以做得更好,确保公众得到适当的信。白宫随即表示将修订高级官员移交权力时的通报流程,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流程问题”再加上“下属问题”,拜登的“爱将”奥斯汀似乎可以“免责留任”了。
美军的“指挥链”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领导管理链”,即“养兵系统”或管理体制;二是“作战指挥链”,即“用兵系统”或指挥体制,两个系统均以总统和防长为最高层级,总统通过这两个系统对武装部队实施指挥,国防部长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根据美国法律和规定,总统和国防部长构成美国“国家指挥当局”

(NCA),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防长是首席国防顾问,也被称为“副司令”。无论总统下达什么命令,包括作战指挥命令和行政管理命令,一般都是通过防长进行具体实施和落实。这次因没有及时向白宫和国会报告入院留医,奥斯汀此举为美军指挥带来潜在风险。
美国防长奥斯汀“隐瞒住院”在美国国内引发强烈不满和震惊,主因是他因病住院无法履行职责时,没有按规定及时报告总统并通知相关部门,国会和内阁成员担心会影响美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无法对当前国际形势做出快速有效反应。使美国一贯标榜的“公开透明”理念受到冲击,奥斯汀也承认其行为不符“透明”的标准和要求。
目前正是美军在多地开展紧张军事行动的关键

时期。这让人质疑,奥斯汀隐瞒住院时,究竟是谁在真正授权美军采取军事行动?防长与总统共同构成美军最高指挥,处在指挥链的顶端,其中也包括核力量使用。奥斯汀的指挥缺位,对一线美军部队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带来潜在挑战和危机,在一些热点区域甚至有引发军事误判的风险。
众所周知,美国挑起的俄乌战乱、巴以冲突、中东危机、红海航运的战火正在延烧;美国策划的印太战略、台海风云、五眼联盟、亚洲小北约还在紧锣密鼓。文官出身的女副防长希克斯如何顶得住?“黑大个”隐瞒住院,拜登若“犯糊涂”该咋办?
有专家分析,此次事件发酵,并非因美国的军事指挥和国防体系遭遇了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然而,美国的国际声望肯定受损了!